

商周時期的地祇

林 已奈夫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摘要】本文從商周時期青銅器圖像資料結合文獻的記載，考察了以「示」為主體而形成的地神，即地祇。將地祇形象裝飾在祭祀人鬼的器物上，是因為有德的人鬼也就是死去的父祖常年居住在當地，而地祇則是鎮守當地的神祇，通過平常的祭祀得到其幫助而獲得適當的日曬和雨露，並從而提高生產。

關鍵詞：商周時期 青銅器 地祇 祭器

圖1是一件戰前就為人所知的青銅遺物。這是一個青銅製造的柱頭飾，屬於西周前期。在其兩面有帶細刻線頭髮的人頭形，沿著鼻梁有楔形凹突裝飾，該人頭有一較大的鼻尖。由於是柱頭飾，因而被認為是神像，屬於威嚇人的部類。這樣的神像頭其他地方也有所見(圖2)。從樣式來看，這件器物應屬於商代後期，它有一個弓形飾、一個几字形的角，並手舉兩牛過肩。這也應當是神像。

這些神像從鼻尖到額頭有一個筆直裝上去的細長楔形裝飾，對此筆者過去曾經作過考察。①筆者回憶起根據《說文》王部說：「皇，大也，從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自作始生子為鼻子是也。」又在《方言》十三中記錄道：「鼻，始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之鼻，為初，或謂之祖。祖居也」(郭璞注：鼻祖皆始之別名也，轉復訓以居所，所謂代語者也)。引用這些表明鼻子是天上之氣降臨到人身上的門戶，它誕生、成長到最大，是一具有「始」的意味的器官。此外，還引用了《老子》河上公注中，認為當時可能這個「始」的氣是從天上直通鼻子的，因而該楔形可能是象徵這「氣」的，這裡的人像在鼻子正上方，在那裡就附著降臨到

① 林已奈夫，〈中國古代の鼻形、耳形の象徴的圖形〉，《泉屋博古館紀要》，8期(1992)，頁18。

這裡的天之氣的形態。②

在鼻梁上安裝同樣的形狀的人頭可以在美國佛利爾美術館所藏的有座籃的鉢的鳥足所抓住的部分見到(圖3)。該例只有頭，楔形是用凸起表示的。該籃的饕餮紋中央的籠形的寬度被製作得很寬(圖4)，這顯示其製作時代可能晚到西周初期。很有意思的是，該籃的座上饕餮紋的籠形上有一個剛才人頭上所見的同樣的楔形，如圖3所見，那楔形被安置在籠形中央。筆者過去沒有見到這樣的前例，籠形和楔形雖然輪廓多少有些接近，但完全是本質不同的東西，很難想像它們會組合在一起，同時也很難想像這是製作青銅籃的工匠在製作過程中隨便地進行嘗試的結果。因為《左傳》僖公10年上說：「臣聞之，神不韵非類，民不祀非族」，如果是這樣，那麼很有可能這裡的楔形和籠形肯定有親緣關係。③不是「肯定」，而是因為饕餮的籠形這樣的場所正是天上的氣降臨到饕餮上來時的場所。④

現在來看看前面的圖1，楔形的上端向左右擴散開的部分與籠形頂上的倒梯形是彼此對應的，該部分代表的往往是西周時期的羽毛以左右兩根重合在一起形成的(圖5)，而且，該部分往往被其起源形態影響而呈上粗下細的倒梯形。被安置在其中的楔形的頭是與這個倒梯形相對應著的，但是在籠形上兩側另伸出有樹枝而楔形卻沒有。籠形側面的樹枝形態各異可能是作為裝飾加上去的，如果拿掉它們，除去多餘部分，那麼就和楔形相對應了。

從籠形上去掉橫出樹枝和多餘部分的形狀，即在倒梯形下成為柱狀棒的形狀在饕餮紋中出乎意料地還不少，如圖5—圖7就是例證。似乎有些偷工減料，但並不是這樣。頭上的倒梯形保留著的占大部分，這裡也有如圖10那樣改變了形狀的情況。在戰國時期還有如圖11所示那樣似乎是該籠形流傳下來的後裔。本來饕餮紋在其中心就有籠形，在其左右加上眼睛從而形成動物或神怪等令人

② 林巴奈夫，同上註，圖上右，頁18-22。

③ 另外，美國佛利爾美術館收藏的匣上有一形象是用動物抓住神人形的足把相近的東西放在鼻面上的。參見林巴奈夫，〈殷、西周時代の威赫的な圖像〉，《史林》，81期(1998)，圖9。

④ 關於饕餮紋的籠形曾作過各種各樣的考察，參見林巴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様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頁60-65；林巴奈夫，〈中國古代における日の暉と神話的圖像〉，《史林》，74期(1991年4期)，頁96-121。現在認為它是產生於日暉太陽柱、上端切弧、帕利弧等。

恐懼的面容，正如圖11和12那樣的例子。在圖11上，有一個倒三角形在上方的柱形，在其下面也有一個柱，饕餮的身體部分向左右延伸，從那裡延展出角及其他身體部分，但沒有眼睛，只有如圖12中的饕餮中央的籠形（發展出來的）部分，如在上面加上眼睛（圖9）便成了饕餮。雖說籠形沒有眼睛則不能稱之為饕餮，圖11是觴的紋飾，所以可以考慮是起到了饕餮的作用，圖8那種沒有眼睛的紋飾並不稀奇。^⑤

失去了枝和肉而變得單調化，從而成了倒梯形加柱子的籠形更加接近楔形了。楔形又簡化為T字形。殷墟的甲骨文的「示」字寫成「示」或「不」，而筆劃最少的是「T」，它具有楔形簡化後的形態。《說文解字》上關於「示」字有如下一段解說。

「示，天垂象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上）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從示，𡇗古文示。」（據段注本）。

此外，關於祇字有如下之說：「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從示氏聲」。查閱《經籍纂詁》上的「祇」字，稱「祇，地神也」，^⑥另外還有許多認為地祇和地示為同一的說法。即說示和祇為同一個字。

關於殷墟甲骨文的「示」，《甲骨文字詁林》上引用了各家之說，為避免繁雜，這裡不一一徵引。至於從「示」的示以外的字，如王國維引用「叙」字為「從又持木於示前亦祭之名」，^⑦就是說，有一種叫「示」的東西，是一類手執樹枝向前顯示的祭祀活動的名稱。參看甲骨文中從「示」的字可以發現，「示」這種物品正是「T」字形，故書寫呈T字形，即如圖中所見那樣。可以肯定在商代有這樣形狀的物品被稱之為「示」。那麼，這樣東西到底在哪裡呢？

這樣的東西正如前所述就在商代青銅器上。它就矗立在圖5—圖7中饕餮的犧首上本來應該立著籠形的地方，可以認為它是有它自身的機能的。和饕餮的籠形一樣，在很多場合，有一種半肉雕的鰭形與之重疊著表現出來圖5—圖7。所謂鰭形就是從器物器表面像魚的鰭一樣突出來的部分，其尺寸從高度與寬度相同的到表面刻有很大溝槽的，門類很多。青銅器的鰭形與其附著的青銅器級

^⑤ 林已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様の研究》，同上註，圖2，頁119—125。

^⑥ 《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皇祇發生之始』」注。

^⑦ 王國維，《戢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釋》（民國間影印本，1917），考釋12下篇。

別的高低相對應，如果是級別很高的器物，那麼鰭形就會被裝飾在器物的周身；而級別低的器物比較小型，可以裝飾鰭形的地方也就有限。^⑧相伴「示」或籠形的鰭很難認為單純是裝飾部分，而很可能是表示該部分的「氣」的東西。

以這個「示」為主體而形成的神到底是什麼神呢？由於它是一個以示（祇）為中心要素的神祇，所以肯定是地神本身。那麼地祇又是什麼呢？關於地祇，《周禮》大宗伯上有如下記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邦保國」；注釋云：「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自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這就是說，大宗伯的職務是確立國家的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幫助王建邦保國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邦國中有天神、人鬼和地示三種神祇。

另外，該文獻還說：「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觀瀟雨師。」司中是天上三台正中的星座或是文昌宮的第五個星座，亦即司徒。司命是三台中的星座，文昌宮中的星座，瀟師，雨師好像是漢代的語言，曾出現於漢代畫像石。天神、地示的兩種在這裡也有，但對人鬼的禮則沒有。接著又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牲沈祭山林川澤，以齋福祭四方四物。」注解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下文又說：「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諭夏享先王，以掌秋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注釋云：「宗廟之祭者有此六享」。如此，「天神」之星以外，祭祀「地祇（示）」和祭祀宗廟（人鬼）的都齊了。《周禮》到底完成於何時現在無法確知，但該書確實可以說是反映了周代初期的概況。在這裡，天神和地祇都較為粗略，而人鬼則很詳細，我們可以說它反映了傳至周末的周代初期的大致情況。這是因為周代初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幾乎無一例外地寫著「祭父祖」。

很難想像彝器器身的圖像會與其盛裝的內容屬於不同性質。我們可以認為彝器的圖像在當時被看做是該器物所盛裝之飲食物的保護神，也是與其飲食性質相同的生產者。該圖像很可能是使用其進行祭祀之人的神祇，是穀物的生產者。我們閱讀《詩經》可以知道，生產者的神作為生產者享受其生產物品並接受祝福就是祭祀。《詩經》小雅、楚茨、信南、甫田等分別被認為是諷刺幽王懷念舊日美好時代的詩詞。比如講甫田上就說：「過去有豐收，優秀的人們勤

^⑧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の研究》，同註^④，頁30-31。

於工作，對祭祀穀物祖先的神祇的祭祀活動非常賣力，穀物之神求時雨，祈禱豐收；國王也不動怒，百姓拼命勞動，穀物儲蓄像山一樣多。這是精勵的賞賜，以此求得萬壽無疆。」

祭祀之器物當然是擁有一定領地財產的統治階級的所有，但銘文中也明確記載它是祭祀人鬼的器物。而裝飾在以此為目的的器物上並對其進行保護的像，即為前面議論到的地祇的形象。或許會有人對此產生執疑，但我認為，有德的人鬼即死去的父祖常年居住在當地，而地祇則是鎮守當地的神祇，通過平常的祭祀得到其幫助而獲得適當的日照和雨露，並從而提高生產。我們可以肯定周代的人們認為這些皆是由於人鬼們生前的德行所導致的。儘管銘文中總是倡導主君的德行是為了保全尊崇有德的主君所任命的地位，但實際上鎮守之神才是其真正的對象。儘管是土生土長的神，就是地祇也有相當的力量，所以用不著客氣，器物的製作者也不斷地以生產者的姿態走到前面來了。

作為當地神的地祇形象在雲南漢代青銅貯貝器的裝飾中就有不少(圖16、17)。圖16根據解說為人們雲集在市場上之意。圖17則命名為「縛牛銅鈎飾」，並有如下一段解說：⑨「銅飾上表現了很多人合力在捆綁一條牛的場面。在牛和作裝飾的圓柱旁邊有數人在拼命地將牛的身體壓住，有兩人在拖拉牛尾巴，一人欲將牽繩往圓柱上栓，還有一人腿被牛角刺穿而倒掛在上面，另外一人被牛踏倒在地上。為祭祀而屠牛的這一生動的場面充滿了強烈的動感和藝術感染力。」從柱子頂端的小牛可知，當時人們肯定認為其代表了以牛形象出現的神寄身在柱子上，正在要求他們貢獻犧牲。頂著淺盤似的器物上有些上粗下細的柱子與圖10的上半部極其接近，另外，儘管柱子以上有些低矮，但它也比較接近圖5—圖7的形狀。

青銅器的紋飾在西周中期出現了變化，持續到西周前期的紋飾被簡略後排列在器物邊緣的情況逐漸增多起來，可以說是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但在這樣的變化發生之前，亦出現過一些過渡性的內容。圖12和圖13就是這樣的例證。饕餮的籠形的一部分變大，其下部的枝幹增多等，這都是西周中期前後的現象。

與中原地區的這類變化有何種關聯目前尚不清楚。在青銅器中，華中地區也出現了變化。華中的鉦出現了大型化的傾向，本論文無意去追尋其變化的軌跡，但需要討論的是這些鉦器身中央的紋飾，即：整個紋飾的輪廓執著地採用

⑨中國文物精華編委會，《中國文物精華 1993》(北京，1993)，頁356。

倒梯形加上粗下細柱形的圖案。這種形狀應是饕餮紋之籠形是這樣一種形態的記憶殘留下來的結果。而與其完全相同的形狀(圖14,15)之所以在雲南被用作祭祀柱而被祭祀著，正代表著儘管遺物的形態沒有保留下來，但卻以物品的形式繼續流傳。

(徐朝龍 譯)



圖 2 脣面上有「氣」的楔形人頭 弓形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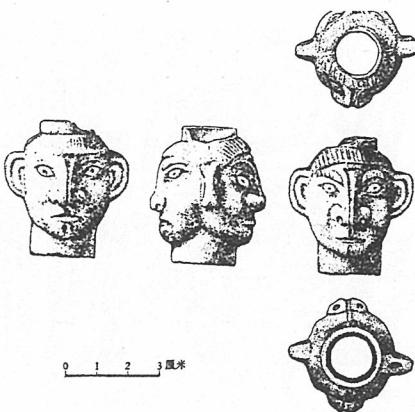


圖 1 脣面上有「氣」的楔形人頭柱頭
飾 濬縣辛村



圖 3-1 脣面上有表現「氣」的楔形的饕餮 簋
Courtesy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圖 3-2 脣面上有表現「氣」的楔形
人頭 簋 Courtesy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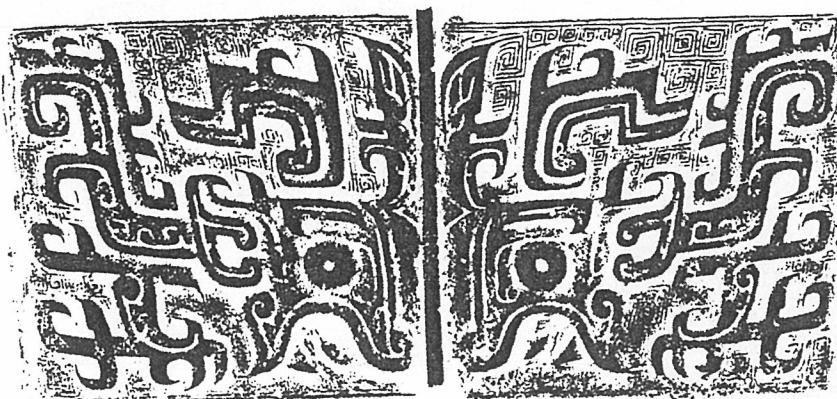


圖 4 篦簾的籠形 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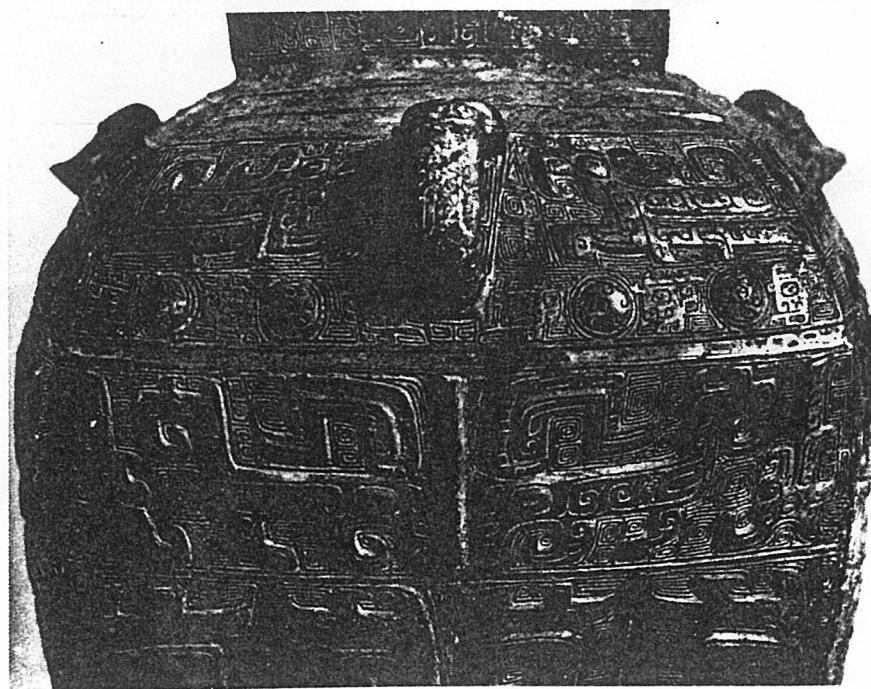


圖 5 篦簾紋 殷器根津美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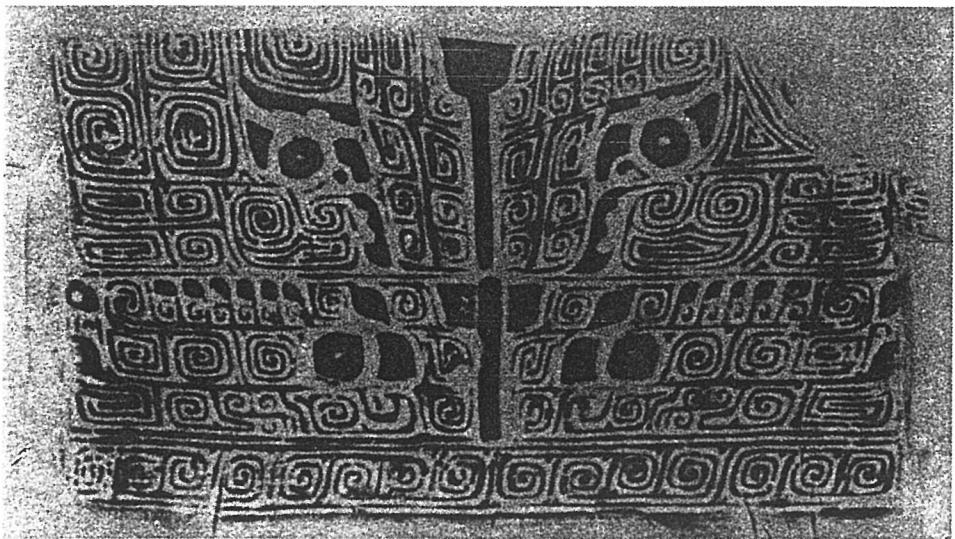


圖 6 銀鑄紋 西周爵



圖 7 般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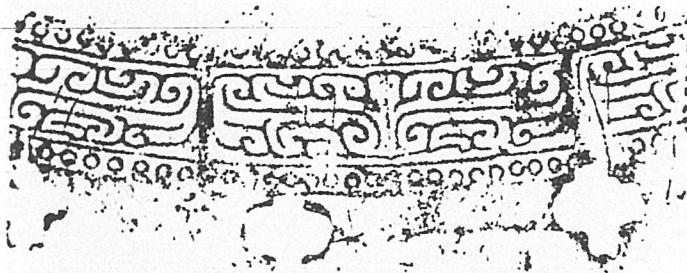


圖 8 殷觚 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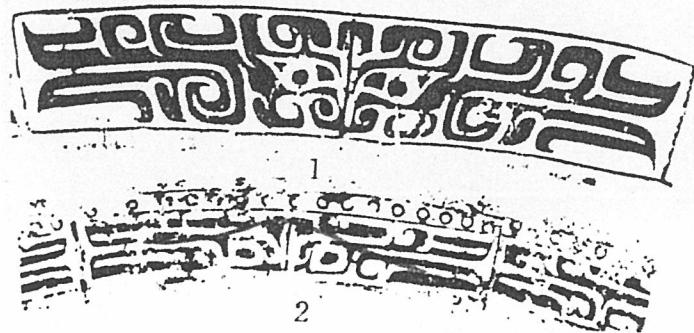


圖 9 盤龍城李家嘴 殷壺



圖 10 西周 钟



圖 11 養養紋 半瓦當
燕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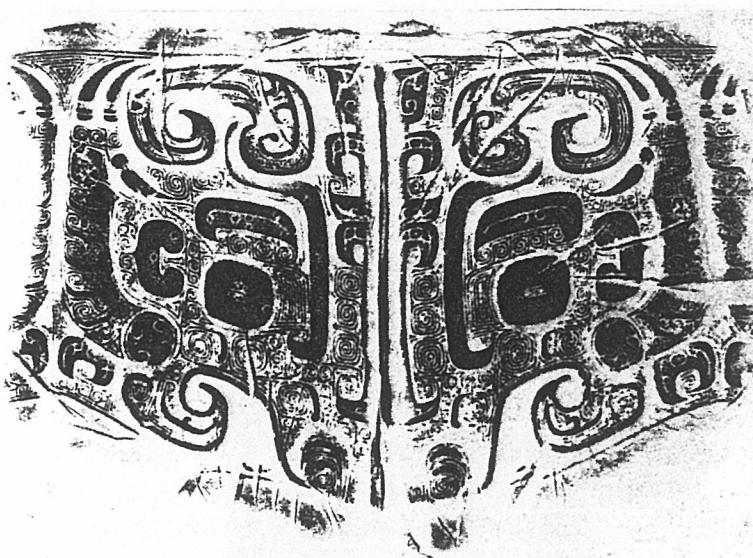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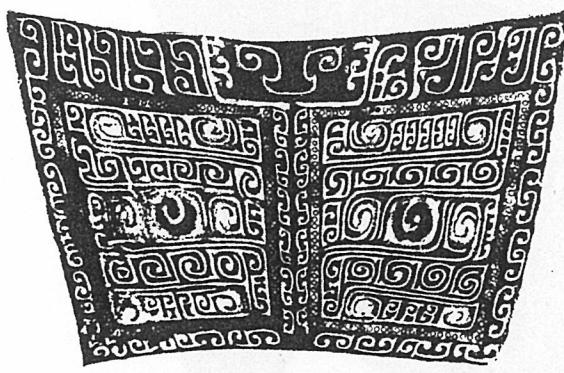
圖 12 銷釗紋的簋形 西周中期 簋



圖 13 銷釗紋的簋形 西周中期 簋



圖 14 大型鈸 西周中期 長興



1



2

圖 15 大型鈸 西周中期 新淦



圖 16 立有祇的市場光景
雲南 西漢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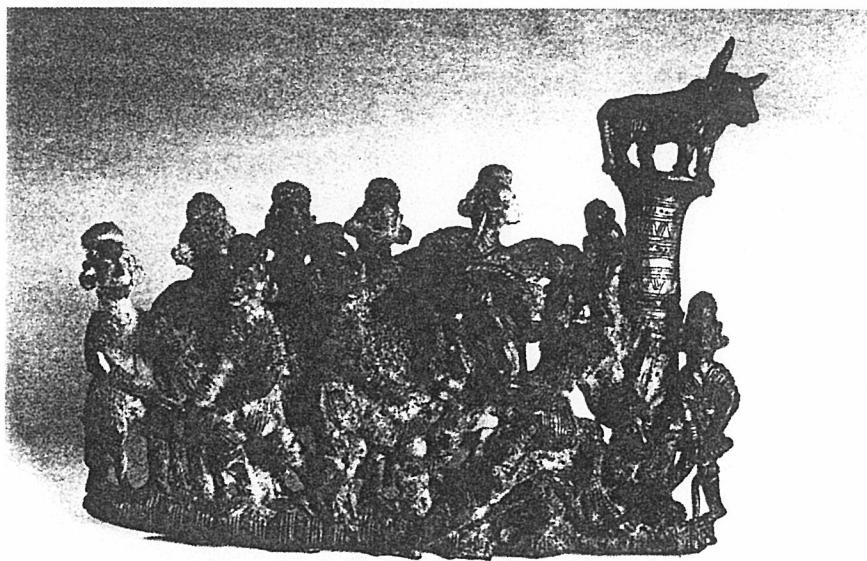


圖 17 將牛拴在祇上的光景 雲南 西漢

The *Ti-ch'i* Figure on Artifacts of the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Hayashi Minao

Professor Emeritus
University of Kyoto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ti-ch'i*, or earth god figure being composed of *shih*, found on Chinese antiquities. *Ti-ch'i* served as local guardians for regions where deceased ancestors remain over generations as honored *jen-kui*, or ancestral spirit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bronze decoration and literary source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use of *ti-ch'i* as decor on ceremonial vessels for *jen-kui*. In addition, people can acquire the help from *ti-ch'i* by ordinary sacrificial rituals and ceremonies in effort to obtain sufficient sunlight and rainfall conducive to a bountiful harvest.

Keywords: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bronzes, *ti-ch'i*, ceremonial vessel